



前途似錦

歐陽山

822
7772

前途似錦

歐陽山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前途似錦

歐陽山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61) 字數：56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3 $\frac{1}{8}$ 插圖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9000

定價(6) 0.30元

內 容 說 明

這部中篇小說，以珠江三角洲的農村為背景，圍繞着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清明節前的插秧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尖銳爭鬥。它着重地表現了一個年輕社長卓越的領導作風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同時也反映了廣大社員對如花似錦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嚮往和信心。

在朝陽村的東頭，離那個淺淺的水灣不遠，那兒住着兩個莊稼漢。他們是兩兄弟，大的叫梁松，小的叫梁槐。這兩個人雖是同一個爹娘所生，可是脾氣大不相同。梁松剛強正直，看見沒道理的事情，就豁出性命也要去拚，因此村裏的人都管他叫「武松」。梁槐胆小怕事，凡事總是逆來順受，拿兩個胳膊抱着腦袋過日子，好像他整天準備挨打似的。這樣，他弟兄倆就不大合得來。家是早就分了的。他們老爹在世的時候賺下來的兩畝七分田，因為地形的緣故，梁松自己只拿了一畝二分的兩塊，倒把一畝五分的兩塊，又是較好的，給了梁槐。可是好田可以讓，好話他是連一句也說不出來。他一看見他兄弟，就指着鼻子罵：『看你這個樣子，連响屁都放不出一個來，真不知道你哪一天才能夠出人頭地！』梁槐只是用手摸一摸臉，說了半句話：『出人頭地？……』往後就又不聲不響了。這樣子，他兄弟之間雖然沒有其他的惡感，總覺得貌合神離。

老爹過世之後，他們當真各人按照自己的脾氣，過自己的日子。十多年以後，那景況就漸漸看出來了。窮兄弟們都說梁松好。有粥有飯，都想着叫梁松來吃一口；蒸糕包粽

子，都要拿一點給他；有那委屈難過的事兒，都要跑去和他講一講。地主老爺們可不一樣。他們說梁槐好。他們討厭梁松，就說他脾氣古怪，沒上沒下，任性逞能，不通人情。窮兄弟們說：「梁松要是能當上個東家，那咱們就安樂了。」地主老爺們听了這樣的話，臉上是笑一笑，心裏面可是跳一跳。他們當然不發愁說有一天梁松真會當上東家，他們只是心裏不舒服。往後梁松來借錢，他們就要看貴點利；梁松來討零活，他們總給他一些難做的活，還要加上七除八扣。這樣子，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梁松的一畝二分地是連一釐都不剩了，住的房子也變成歪歪扭扭的了，衣服越穿越難看，也越穿越厚了，吃飯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了。老婆病了沒錢治，也死了。只剩下個男孩子，叫做梁樹堅，那時候才十一歲。身子是瘦瘦的，可是頂有氣力，能幹活。老二梁槐就不一樣了。他也娶了妻，但是沒生子女。他的田地從一畝五分變成兩畝了，他的房子、衣服也都光鮮起來了。梁松還能從老二的眼睛裏看出一股驕人的氣勢來。有一天，他想到應該給梁樹堅說點什麼才好，他就把孩子叫到跟前，陰沉着臉孔說道：

「阿堅，你的年紀也一天比一天長大了，也應該懂得一點做人處世的道理了。一個人做人，得像一個人的樣子。要光明正大。你想着什麼事情對，就應該去做。不要管那些糊塗蟲怎麼說。不要怕事情大，做不來。不要怕旁人嘴巴尖，就昧着自己的良心。不

要怕別人勢力大，就順着嘴去溜溝子。不要怕自己吃點眼前虧，就顛倒是非。這樣，你一輩子都說得响亮。大夥兒也不会在你後面指指戳戳。你就算有眉有目地活着。我跟你二叔就是這樣子，不相同的。儘管有人眼紅他，我是不眼紅的。富貴的事嘛，老天爺會來管。」

他把十來歲的兒子當做一個大人一般在說話。可惜不單他自己說不清楚，就是樹堅這時候，也听不明白。樹堅這時候坐在地上，拿手指茫茫然地在畫着他面前的黑泥土，不懂得前途有什麼東西在等着他，要他怎麼对付。不過有一點，他是知道的。這就是他爺兒倆過得很窮。怎麼說，他心裏頭也十分愛着他爹。他爹是一個有本事，有見識，說幹就幹，大家都敬愛的人。

就在那回談話後不久，村子裏出了一件事兒。有一天，地主梁八的兒子在田基路上追趕一個放牛的年輕姑娘。這位少爺平常是住在省城，不大回家的。也沒有人確實知道他幹什麼事。只見他穿着軍服，掖着手槍，就覺得他大概是一位軍官。他到底爲什麼追趕那年輕姑娘呢，也沒人知道。他們到底是鬧着玩兒還是認真在搞什麼名堂呢，更加沒有知道的人了。那天氣候清朗，天空藍得發亮，連一片小白雲也沒有。那看牛姑娘在田基路上跑，就像受驚的鳥兒在天空中趕快飛的一樣。她一邊跑，一邊嘴裏叫喊。頭髮都

散亂了，拖在腦袋後面，像彗星的尾巴一樣。梁松正在田裏做活，連忙放下傢伙，跑上去看是什麼事。那軍官正追得高興，忽然看見梁松從下面衝上來，他怕擋住自己的路，就一手把梁松推開，嘴裏嚷着：「滾開！滾！」梁松是他的叔祖輩，他看不得他的侄孫輩這樣胡鬧，就擋開了他的手，回罵道：「滾什麼？你叫誰滾？畜生！」這一下子，那軍官少爺站住了。他一看清楚那是梁松，就覺得自己罵得不对；可是他又想起自己是梁八的兒子，就又覺得自己是完全對的了。他从小就吃過梁松的苦頭的，他恨梁松。這樣，他們開頭吵，後來動了手。那軍官差一點叫梁松給摔到田裏去，他急了，就掏出手槍，對準梁松放了一槍。……

梁松那年才三十七歲。他快要咽氣的時候，叫樹堅去把梁槐叫了來。他把十一歲的兒子付託給弟弟照管。梁槐搭拉着頭，遠遠地坐在門檻邊的一張矮櫈子上，一言不發。他顯然是很不贊成在他面前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梁松簡單說了幾句囑咐的話，就覺得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後來他看見梁槐那垂頭喪氣的樣子，他又想教訓弟弟一頓，再提醒兒子一番。可是一想到在這時候引起爭執，也不是法子，就轉彎抹角地說：「我們弟兄倆走的道兒是不一樣的。不是麼？還是讓咱們各人走各人的吧。反正這也不礙着誰的事兒，对不对？」梁槐點頭說：「是。是不相同。」梁松就轉過去對兒子說：「記住我，阿堅。」

只要記住我，你就知道什麼地方有人，什麼地方有蛇。不要因為地主老爺給你一點甜頭，就高興起來。蛇多會兒還是蛇。」梁槐覺得哥哥這些話裏有刺兒，就皺起眉頭來。他心裏在想：『你說這些道理倒都是對的。就是一個人不能按着這些道理過活。那有什麼法子呢？』梁松停了一停，又往下說：『阿堅，你的脾性，我是知道的。你是一個好孩子。以後你跟二叔一塊過活，得像孝敬你爹一樣地孝敬他。凡有不如意的事兒，也得將就着點。……』說到這裏，梁樹堅大哭起來。就在這嚎啕大哭的聲音當中，梁松閉上了眼睛。

這以後的幾年中間，梁樹堅就跟着他二叔過活。他二叔、二嬸待他是好的。他也孝順叔嬸，賣勁幹活。又不嫌冷熱，不愛吃穿。人們都稱讚這孩子沒有說的。可是不多久，他二嬸黃順就看出來這好孩子有一個怪脾氣。他不單是給自己幹活賣勁兒，就是給別的人幹活，也一樣賣勁兒。她把梁樹堅這怪脾氣告訴了梁槐。梁槐暗中查看一下，果然不假。凡是那些老弱孤寡，缺人缺牛的人家，有什麼零碎活兒，是一個十來歲大的孩子做得了的，他都給人家做了。他送飯常常送兩三份，看牛常常看三四頭，有時在看牛的時候，幫着人家拔草。人家也沒有什麼給他，多半只是說一兩句好話：『阿堅，你真好。你真像你爹阿松。』他就十分滿意了。

梁槐雖然知道這種情形，可是覺得孩子給自己家裏也沒有少幹活，也就算了。黃順可不那樣想，她說：『阿堅要是不那麼三心兩意，他給自己家裏幹活就會多得多。』梁槐一想也是，就把梁樹堅找來，着着實實地給他訓了一頓：

『阿堅，你真傻。你真像你爹阿松。人生在世，那有吃着自家裏的飯，去給別人家裏幹活的道理？你沒有衣服，人家給不給你縫？你沒有媳婦，人家給不給你娶？』

梁樹堅年紀還小，不知道人生在世，到底都有些什麼道理。可是人家說他像他爹是真好，二叔說他像他爹是真傻，這誰是誰非，他算一眼就給看出來了。這以後，他的心就更加不向着他二叔，倒更加向着外面。久而久之，樹堅給自己家裏做活竟是有氣無力，懶懶散散；又久而久之，他竟然不回家吃飯，後來竟然不回家睡覺了。梁槐唉聲嘆氣地說：『沒法子，沒法子。又是一個野的，養不熟的。眼睜睜地望着他又奔上他爹那條老路！』

幾年之後，梁樹堅慢慢長大了。雖然很瘦，氣力是有的。到了有人肯僱他那樣的年紀，他就到地主的『圍館』裏去住了長工。見面是少了，感情還是好的。叔嬸老惦着侄兒，侄兒老惦着叔嬸。就是不能談正經事，一到了正經事就談不到一搭裏。經過抗戰之後到了解放，經過解放之後到了土地改革，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到了互助合作，天下的事

兒越來越新樣，梁槐覺得自己越來越不濟事，不懂了。世界也是走得快了一點，他攆不上。在土改的時候，他覺得侄兒忽然行了時，也不明白大家爲什麼那樣抬舉他。看見梁樹堅鬥地主鬥得那麼堅決，他就自己想：『地主倒是該鬥，可是阿堅太狠了一點兒。這也沒有法子。阿堅是老虎眼睛，只會直望。』到了分果實，人家那沒房沒地的，分了很多東西。他自己原有兩畝田地，只給他補了幾分就算了。他心裏倒是挺高興的，可是還有點埋怨侄兒不照顧他，就嘖嘖咕咕道：『阿堅這孩子真是個旂杆燈籠，照遠不照近！』照他自己想，他侄兒是說得事的，只要侄兒一開腔，大家就會多給自己一畝幾分地。到了土改結束以後，梁樹堅雖說跟一個叫做陳鑽好的女孩子自由戀愛結了婚，可是土地上頭，也不過跟大家一樣分到了那麼一份。梁槐就和黃順說：『你瞧，除了一個便宜媳婦之外，他可不是什麼也沒有撈着！像這樣一份田，不要那麼死拚活拚地搞，你給我手板壘手背，款款兒盛着也是能夠分得到的！』後來村子裏搞起農業生產合作社來，梁樹堅來問他道：『二叔，咱們要辦合作社了。你入不入？去開開會吧，去听听吧！』梁槐微笑着說：『我怎麼不入？你別光看我落後，大夥兒的事，我從來沒有拘着不幹的。』他入了社。大家選梁樹堅當社長的時候，他一面心裏不贊成，一面也隨着大家投了一票。投了票以後，又後悔得不得了，怕害了侄兒。

一千九百五十四年的年頭，梁樹堅当了朝陽村光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一当了社長，他就覺得有三樁事情，很不遂意。第一樁是看出來社員裏面，不是個個都那麼愛護社的。他原來以為個個人都像他自己一樣，把社当做家。後來他明白了，還不是這個樣子。有些人是一心一意搞好社裏面的生產的，也有一些人老是三心兩意，常愛鬧驚扭。第二樁是他的老婆陳鑽好時常有些閒言冷語，听來怪不好受。他原來以為陳鑽好对他所幹的工作會自然而然地了解的，後來他也明白了，陳鑽好对合作社的工作是既不了解，也不參加，倒是有點半信半疑的樣子。梁樹堅心裏想：『看她那樣子，她和二孀倒是一路的。』第三樁是春荒的威脅。這倒不是事前想不到的事兒。往常碰到『三窮四絕五翻甍』的時候，可以做個小買賣，幹點別的營生，糊弄過去。今年只怕不成。

春分過後不久，眼看清明就要到了。有一天早上，梁樹堅从區裏開完會回來。他到了家，只和陳鑽好說了幾句話，把他們的小女兒，年方三歲的阿玉，抱起來搖了兩下，就放下她，走出去了。家裏面柴、米、油、鹽的事情，他一句也沒有問。陳鑽好在他背後望

了他一眼，低下頭來咕嚕了幾句含糊不清的什麼話，他也沒有在意。他跑到合作社那五大塊準備種水稻的田裏去看了一遍。犁是犁好了。大部分都耙過五六遍了。今年春雨也好，烏黑的土地全浸在清油一般的田水裏。他很高興。他和幾個還在耙田的社員打過招呼，說了幾句笑話，就跑到秧田那邊，蹲在秧苗旁邊，看得出神。秧苗都長得又粗壯，又鮮明，整整齊齊地，三四寸高的一大片。這些秧苗在春風裏面嬌滴滴地擺動着，又綠，又嫩，愛得人心裏發癢。他看了一會兒，覺得更加高興，就去找了第一生產隊長梁滿，問問插秧工作的準備情況。梁滿是一個矮矮的，結實的，全身晒成古銅色的青年團員。他正在水竇旁邊看水，一直起腰，將鉄鍬豎在身邊，像拄着一根拐杖似地，急急忙忙地說：「我看不容易。有許多人聽說社裏要插百分之五十的小科密植，就捂着嘴笑。社員們當面也許不開腔，背後是有意見的。」梁樹堅說：「社員們大部分都不贊成麼？」梁滿很快地搖着頭回答：「那倒不。大部分倒都是贊成的。不贊成的是小部分。可是難就難在這個小部分。」梁樹堅听了，只是笑着點頭，再沒說什麼。後來他又在田基路上碰見了副社長兼第二生產隊長潘有，他就問問第二隊的情形。潘有是一個三十多歲年紀，還沒娶妻，高大身材，秤鈎鼻子的男人。他是一個生產能手，因此他自己十分自信，以為全體隊員都听他的話，服从他的領導。這時候，他正挑着一担石灰，往自己的田裏走。听見

梁樹堅問他，也沒有停下脚步，嘴裏說着：「沒問題。咱們第二隊是團結得很好的。」就頭也不回地走过去了。梁樹堅很不滿意這種答覆，舉起右手，使勁揉着自己的臉。他想想些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只是自己嘀咕着：「沒問題。團結得很好。哼，我看你牛什麼！」以後就在路旁呆呆地站着，很吃力地望着潘有的背影。太陽照亮了浸在水裏的土，也照亮了那年輕的、今年才二十八歲的梁樹堅。這時候，他看來是很細很長的一個人，手脚也很長，背有點躬。他的尖削的臉孔紅通通的，那大大的嘴巴，因為生氣，扭歪着。高顴骨，大眼窩，證明他是真正的珠江三角洲的人。那大眼窩裏面藏着一雙深黑的眼睛，因為望着遠處，就輕輕地眯着，越顯得這滿身精力的男子是十分勇敢、頑強、可愛。

梁樹堅走出去的時候，並沒有告訴陳鑽好，他是去了解合作社蔣田工作的準備情況。陳鑽好望着他的強壯的背影一搖一晃地走遠了，心裏實在愛他，也為他整天奔波勞碌，覺得心疼。她端莊平靜地坐在一張矮凳上，眼睛楞着趴在地上玩耍的阿玉，其實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她想不明白梁樹堅為什麼會這樣忙。跟着，慢慢地，她就想起村子裏這幾個月隱隱約約流行着的一些閒言閒語來。那些閒言閒語說到一個年輕女孩子，叫做黎珍，她是一個青年團員，又是合作社第二生產隊的副隊長，已經到了出嫁的年紀，還

沒有出嫁。村子裏流行着的輿論，就是說她愛打扮，愛吃，愛和男人們說笑，有點『妖冶冶』，還說她發過誓，要挑選村子裏一個最好的男人。甚至還有人說她和梁樹堅很要好，時常兩個人打打鬧鬧。想了一會兒，她就自己對自己說：『不會的。他不是那樣的人。』說完就走進房間裏，打算舀兩碗米出來做早飯。打開米缸一看，糟了，米不夠了。她想起去年冬天阿玉害了一場病，她去賣穀子給小女孩子治病的情形，又輕輕嘆了一口氣。她明知家裏什麼也沒有，還是把罐罐翻騰翻騰地找。天氣很涼，可是她那鵝蛋形的臉上直淌汗。沒有吃的給自己的男人弄出來，那她是於心不忍的。後來，到底找到了一些已經忘記了的芋頭乾片。她才透了一口氣，急急忙忙地動手煮起粥來。一生火，就一堂屋裏都是煙，那燒焦稻草的氣味把人嗆得淌眼淚。等粥煮好了，火煙也慢慢散出去了，阿玉肚子也餓了，就鬧着要吃。年輕的媽媽給她舀了一點點，她舌头一舔就吃完了，又要。鑽好又給了一杓子，阿玉嫌少，不答应，嘴裏一個勁嚷着：『不，媽媽，我要多多！不，媽媽，我要多多！』阿玉這嗓子叫喚得跟小鳥兒歌唱一樣，本來是很好听，很天真可愛的。可惜陳鑽好這會兒想着的是別的事情。她打開粥鍋一看，估量着那裏面的分量，實在不够三個人吃，就不但不喜歡阿玉那婉轉清脆的嗓子，反而倒生起氣來。她給孩子又添了一點點，裝出嚴厲的樣子說：『好了，好了。再不給了，再沒有了。』看見阿

玉的舌头一舔，碗裏的粥又沒有了，還舉起空碗要芋頭乾。她急得沒有辦法。她自己也餓得很。鍋裏的粥是再不能動了。她搶過阿玉的碗，說：「找爸爸去。把他找回來，咱們一道吃。也沒見過這樣的人，到這個時辰，肚子還不餓！」阿玉也不由自主，叫媽媽牽着手，很不高興地、一脚高一脚低地、踢踢踏踏地走出去了。

這時候，梁樹堅慢騰騰地走着，回到家裏。他和第二生產隊長潘有碰面之後，就帶着滿肚子的不高興走到副業組長黎添那裏，心不在焉地問着養豬的情況。談了一會兒，覺得肚子有點餓了，就往家裏走。他一面走，一面把今天從各方面所來的情况，再加上自己親眼看見的一切，對合作社的工作做了一個估量。自從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給全社提出了今年早造蔴田要插小科密植百分之五十的任務之後，他的心裏就非常焦躁。社外的人對什麼「小科密植」是抱着冷嘲熱諷，等着瞧熱鬧的態度的，這他很清楚，也不害怕。第一生產隊有一兩個人有點嘍咕，他也很清楚。隊長梁滿正在戰戰兢兢地進行說服的工作，他也能够信任這個隊長。只有第二隊的情况，實在令人担心。按照隊長潘有的看法，是「沒問題。團結得很好」。梁樹堅覺得他的話沒有分量，信不得。他自己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兩人，其中像他的叔叔梁槐，就不是沒問題，而是有問題。也許正像第一隊長梁滿所說的，那些人現下只是不願開腔。他自己想道：「現在咱們摸不準情况，

多危險哪！到了拔秧的時候，事情一鬧出來，那就遲了，遲了！」初春的涼風吹着他，他只覺着喉嚨乾渴，燥熱非常。他好像看見有一層濃厚的雲霧，把第二生產隊整個兒地，緊緊地裹住，任憑他怎麼撥也撥不開；想往裏看，也看不清白。他一路走，一路咳嗽着，一隻手不知不覺地把上衣的鈕扣全部都打開了。

進了門，他還在接着往下想。他坐在堂屋的鋪板上，豎起一隻腳，扳着手指頭來數一數第二隊隊員的名字。他數道：「潘錫，這是比較好些的。其他呢：黎焯、梁棟、潘香，都成問題……」這時一陣芋頭香味兒衝進他的鼻孔，他嗅了一下，就站起來，走到粥鍋旁邊。他一面想：「說到焯嫂和棟嫂，那是更加難相與的。」一面就拿起碗杓，掀開鍋蓋，舀起一碗芋頭粥，嘻嘻呼嚕地喝了下去。鍋蓋敞開着，香氣熱騰騰地冒起來，他不知不覺又喝了一碗，再接着考慮第二隊的問題：「是的，應該這樣。」他給自己做了一個決定。「我應該自己去了解第二隊的情況。不用等誰。也不指望誰替我辦！」他也實在餓的慌，就這麼站在鍋台旁邊，一面想心事，一面喝粥，一陣煙工夫就把整鍋粥給喝完了。喝完了粥，肚子即使還覺着沒大够，倒也算飽了。他拿起上衣的前襟擦掉那尖削的紅臉上的汗珠，就瞪着兩隻大眼睛到處找起鑽好和阿玉來。陳鑽好也是第二隊的隊員，他決定從她了解起。找不着鑽好，他就挑起水桶，到村前的小河去担水。這種小河，在美麗